

文化转向

〔英〕戴维·钱尼 著
戴从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代文化史概览

为何我们
突然对“文化”
如此感兴趣?
文化研究
是有意义
或合法的
质疑领域吗?

The Cultural
Turn

精汉

品译 文化译丛

文化转向

〔英〕戴维·钱尼 著

戴从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代文化史概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英)戴维·钱尼著;戴从容译.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文化译丛/李陀主编)

书名原文: The Cultural Turn

ISBN 7-214-03738-6

I. 文... II. ①钱... ②戴... III. 后现代主义 - 文化 - 研究
IV. 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14689 号

The Cultural Turn

Copyright © by Taylor & Franci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Copyright © by JSPPH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Translation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3-091

书 名 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
著 者 [英]戴维·钱尼
译 者 戴从容
责任编辑 戴亦梁蔚蓝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苏苏中印刷厂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页 2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738-6/G·1365
定 价 1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20世纪后半叶，文化成为人文科学学术研究的焦点，本书即以此为出发点。也许这一点看起来不值一提，因为文化显然是人文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并且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不过我相信，文化以及一系列相关概念，不但是位于核心的话题，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学术资源，可以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当代社会生活。在这些文章中，我将对我的这些观点作出阐释，并指出它们在当代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我之所以称其为文章，是因为每一章都可以独立成篇。这样会有一点重复，因为将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主题进行分析。我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是因为我相信它们构成一种累加式的论证，其本身就对所探讨的问题有帮助。这些文章在写法上考虑了那些未受过社会和文化理论以及/或者文化史专门训练的读者，使他们也能接受。文化方面的理论著作通常难读。我不敢称自己克服了这些问题，因为对当代各类知识形态的讨论必然是抽象的，但我将尽可能避免使用过多的文化学术语。

我把研究的范围限制在现代的各种文化形式上（应当如何理解现代、现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后现代，这成为文化转向的触因以及文化转向中一再遇到的问题，因此在下面的章节中也将

不断遇到^①)。作这样的限定不只因为懒惰或视野狭隘，而且看起来也是恰当的，因为某些理论探讨只有在现代社会，或者如我常说的后工业社会这一背景下才行得通。这些探讨所涉及的更广泛的联系将在其他地方加以讨论。本书主要关注那些英文著作，不过也会涉及其他语种的有影响的理论家。

标题是一个双关，可以是“语言学转向”，也可以是“转向语言”。这句话被广泛使用，用来描述 20 世纪初期有关人文科学的哲学发展。这个术语显然显示出，关注语言的性质和形式的著作在范围和重要性上都有了突飞猛进。因此不难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即现阶段对文化的关注是这一早期潮流的扩展。不过我的目的不是研究人文科学的历史，而是用这一双关标示出，文化转向同样是社会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标题因此指向一个主要潮流或阶段（这里所用的术语必然是不精确的），并且指出，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我们通常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并表达我们对意义、价值和重要性的看法。

文化这个概念很吸引人，但也常常令人迷惑，因为它被以若干不同的方式使用着。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学术传统中，它的侧重点也各不一样，文化理论的一个要点就是指出文化及相关概念的含义在历史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② 虽然其后各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探讨在诸理论家中，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是如何理解文化的，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初步把握，跟着自己的感觉，断言在不同的文化传统

^① 吉登斯对一些最相关的论题作过重要总结，参见 A.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② 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76.

中,文化有着不同的含义。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循环论证,不过这句话说的是,一个群体的成员有着典型的和一贯的思维与价值形式或模式,他们通过这些模式来理解和表现他们生活的世界(用一句已充分证明的话来说,文化是一种生活)。在这套共同理解下,文化(或某个意义相同的词)是他们用来描绘他们自己和其他群体的那些具有重要符号意义的时刻、活动和对象的术语。文化因此带有欺骗性,因为它借助自身和它自己的假定来使自己具有意义。

文化一词既指一种生活方式,又指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收藏的内容,它虽然成为描述社会生活的一个常用术语,但仍保留着一定的特权。它是那些自视为知识分子的人的专有题材(在英国,左翼和右翼的平民主义庸人紧张地坚持和可笑地使用着这一观点)。本书诸篇反复论及的是一个对知识界(那些纠缠于或熟悉学术话语的人)来说具有转折性的问题,这样做比较合适。在现代社会中,由权力及大众传播和娱乐产业的扩展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对知识分子是否仍是社会的特殊一员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我希望能够在下面的论述中指出这些说法的依据。研究这些论点所暗含的内容,从而对知识社会学重加思考,这是今后研究的任务。

本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这类研究中,可提及的资料必然为数众多。我没有进行零散的概述,对每部出版的著作都说上一两句,或让每一页都充斥着上千本参考书(即便如此,仍然会有太多的参考书),而是扼要地指明了那些我认为不同领域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方面。一个可能发生混淆的地方是文化研究到底指什么,包括哪些东西。一个被等同于文化研究的学派或运动已经建立起来;从这一相当特殊的学术群体扩展出了一

系列其他的传统、视角、理论等，这些传统、视角、理论结合在一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话语框架。虽然在原则上可以对此加以区分，但我认为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区分的用处并不大。

因此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在相当松散的意义上使用像文化研究或文化的研究这样的术语，要揭示不同研究所用的特定的学术杠杆，在不同层面之间进行转换似乎是必要的。我特意把我的文章描述为文化史的研究，而不是文化理论的研究。因为我并不关心将文化理论化，除非在叙述中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不过，我关心各类文化是如何被用于对当代社会变革进行批判性描述的。我觉得，将这一点概括为对话语策略的机制化过程的关注似乎更合适。通过这样的推断，我希望对过去和现在使用文化的方式中所存在的优缺点作一些有用的分析，尤其是提出我自己对文化转向的价值的理解和建议。

我全面描述了大众社会中文化形式的方方面面，下面一些篇章所探讨的特定问题将继续我以前讨论过的一些想法。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从不同的角度处理这些反复出现的论题，把它们与不同的分析内容结合在一起。这并不一定表示我粗心或前后矛盾，而是因为我觉得现代文化史太复杂了，无法装进单一的分析框架之内。

我特意反复来往于同一个领域，不断地纠缠于熟悉的问题，但是我希望通过把论点累加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特的叙述。这并不意味着普通读者需要去读好几本书，我相信这一文集中的每篇文章都自成体系。不过我也确实相信，对我来说，写作的目的是激起疑惑、兴趣、恼怒和痴迷，而不是对一个特定问题的所有相关方面进行注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文章有意不写成最终的定论。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文化研究	1
第一章 文化研究的领域	3
领域	3
大众娱乐	10
艺术与文学	16
文化领域	24
亚文化	39
第二章 我们从文化研究中学到了什么?	46
社会决定论	46
文化史	55
文化再生产	64
文化表现	75
消费与风格	86
结语	97
第二篇 文化的形式	105
第三章 现代文化中的宽容与不宽容	107
现代文化中的宽容	107

2 目 录

公共领域	117
审查制度	132
文化不宽容	144
新公共领域	156
第四章 空间与场所:消费文化与郊区生活方式	161
导言	161
专业人士与空间	163
空间与场所	170
郊区场所	183
购物中心	195
第三篇 处处皆文化	209
第五章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211
位于舞台中央的文化	211
虚拟现实	223
后现代民粹主义	237

第一篇 文化研究

第一章 文化研究的领域

领域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及其形式、价值、历史等问题主要成了知识分子的领地,虽然不是他们的专有领地。当然,当特定的时代或风格陷入贫瘠或堕落,使作家或批评家感到绝望的时候,会爆发阶段性的危机。不过总体来说,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权并未动摇。有一个话题我们会反复提到,那就是社会思想领域出现的向文化的转向是由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引发的。

文化过去主要指农业生产或种植。这个含义虽然保留了下来,比如病毒学家们谈论的“培养”(culture),但与此同时,文化的主要内涵转向了“赋予意义”——日常生活正是通过文化获得意义和重要性。不过从所指的这一转换,我们可以推想出文化危机爆发时的情形。这又可以有多种情况,但两个最大的可能是:第一,文化也许丧失了权威性,因此人们转向了另外一种信仰,这带来意义的混乱;第二,文化也许丧失了效用,从而使那些通常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机构和形式不再起作用。

我不想对这一假设作详细的探讨,不过,如果说文化在两个方

面都陷入了危机,说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还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1914—1918 年和 1939—1945 年,欧洲文化价值的普遍丧失对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在一些艺术运动中得到表现,比如达达主义者抵制欧洲堑壕战中屠杀手段的机械化,以及更明显地,犹太大屠杀被揭露出来后引起的恐惧和焦虑^①。

在这些艺术运动中,我们常能看到因人类制度毫无意义而感到的深刻绝望。在最成熟的文明的核心存在着兽性,这使许多欧洲知识分子陷入极端怀疑主义,怀疑普遍的文化价值能否存在。随着新的大众传媒和娱乐产业越来越明显地威胁到传统的精英/大众这一划分,许多知识分子愈发丧失了对传统秩序和价值的信心。当然,那些深信应该认真看待大众文化的人也掀起了有力且激进的革新潮流。大众文化非但不应被当做粗糙庸俗的东西加以排斥,相反应像对待更奇异的“原始”社会文化一样进行细致的探索,因为毕竟对许多人来说,民众文化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提供基础,后者将克服资本主义的显而易见的失败。

正是在这一反对危机的背景下,近阶段关于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讨论,总是提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化。这可以说意味着我们在以新的方式接触文化,不过我相信,在现代社会更漫长的建构史中可以找到这些新的理论和风格的根源。鲍曼在一篇谈论后现代概念的职能和有效性的文章中,提出这一概念的主要价值在于描述了知识分子的变化着的社会职能如何被协和,并正在被协和。^② 四处蔓延的危机感和疏离感使知识分子比过去更激烈地质疑他们与生产知识的机构之间的关系。

^① Z.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② Z. Bauman,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这一危机的一个悖论是,知识分子的言论越来越自由,但这非但没有令知识分子感到自身更加重要,实际上反而使知识分子普遍怀疑自己是多余的。鲍曼指出,对知识分子来说,更糟糕的是意识到,随着国家权力不再控制他们的特权领域——文化,这个领域开始被新的大众消费产业所控制:“让他们受伤的……不完全是被侵犯,更是知识分子没有被邀请来担当这一惊人扩张的掌舵人。”^①

这些考虑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文化问题在当代思想中的重要性源于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他们怀疑自己能否维持既有知识模式的地位。随之产生了一个更有趣的想法,即后现代解构主义者对大众的颂扬,实际是维持某种特权地位的绝望企图。现在我还不想作进一步的评论,只想在本章概要地描绘一下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文化被表述为知识分子所关心的话题。在知识分子实践这一具体背景下,文化危机必须找到一个可以获得发展的独特位置。

传统上,知识领域被分成不多的几个涵盖广泛的范畴,各范畴代表着特定的话题和方法,比如艺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对学科内容的进一步细分,比如划分为人类学和社会学,通常只有该领域的工作人员、大学行政人员和学术史家才感兴趣。不过,对学术领域的这种划分常因跨学科的思想流派的存在而变得混乱,比如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性别研究。这些学派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的信徒,通常在一个阶段非常有影响,然后虽然不大会消失,但不会成为当代知识活动的主要代表。由于这个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原因,这些学派很少获得学院体制中的最高荣誉,即成为授予学历的课程。

在 20 世纪后 40 年,一个新的学派显然成了具有活力的焦点,

^① Z. Bauman,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100.

引起学术界的兴奋。这个学派通常被含糊地称为文化研究,称呼中没有“主义”这个词尾,也许充分显示出,这里没有一个推动性的人物或运动作为共同信念或视角的核心。我觉得,把这一新因素称为文化研究领域也许更合适。虽然不少的院系和中心被创建起来推动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不过特殊的是,这一领域的工作者有着众多的学科背景,并认为自己的研究涵盖着广泛的亚领域。

学术活动的分类更多是用来标示其成员的类别,而不是呼应学院中那些常常生硬的标签,比较好的分类办法是看在出版商的目录里,新的出版物被放在哪一组(还有一个理由相同但比较慢的办法,是看书商把它们放在哪类架子上)。通过这些办法可以明显看出,文化研究是一个非常积极活跃的领域。职业团体和教学协会在这一标签下涌现,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刊物专门刊登这类新作。尤其因为这一领域的工作者所具有的兴趣特点,学科融合的历史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话题——对文化、文化实践和文化批评的讨论是文化话语这一更大概念的固有部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领域及其主要兴趣,以及推动这一领域的热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①

传统上把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英国两本书的出版看做新的文化话语革新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我觉得,认为在英国的学术生活中,有一些特殊因素赋予了这类文化研究国际重要性,这是有道理的,原因在下面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仅仅或主要属于英国)。这两本书是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

^① 有许多介绍这一领域的著作,其中之一是 R. Billington et al., *Culture and Society: A sociology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1991。

途》^①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②。虽然两本书的学术课题大不相同,但它们在一些相关的方面是一致的。

两位作者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人,在战后工党取得胜利的岁月里接受了大学教育。虽然两人都研究英国文学,但谁都不满足于简单地停留在传统学院话语的殿堂内。他们的著作都试图从不同的方面解决英国社会缺乏共同文化历史这一问题。他们首先认定,英国的知识分子文化掩盖了作为实际生活经验的那一文化中所包含的各不相同的传统和视角。

霍加特的著作来自他对不同含义的读写文化的体验,其基础是他童年时代作为一个依靠奖学金的学生在北方工业城市的经历,与他所见到的随大众消费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文化变革之间的对比。文化(literacy)的“用途”(“用途”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对文化的积极关照,把文化视为参与)因此是把文化当做一个团体的生活来上演和表现。霍加特的著作的基础是对一种被认为正在消失的生活的追念;但更重要的是,它试图把对文化世界的带有人种学性质的分析,组合进对变化着的休闲方式所暗含的社会意义的文化学(culturalist)分析。我把“文化学”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它标志着对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一种特殊关注。虽然这类研究在英国至少可以追溯到利维斯、艾略特和阿诺德,但这里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那就是霍加特创作于工人阶级内部,而且他的著作显示出有可能探讨出文化变革所富含的意义。

相反,威廉斯并未如此明确地从个人经历取材(把个人经历作为起点——虽然其后来的小说是其批判理论的重要呼应),而是试

^① R.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7.

^②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8.

图指出文化这个概念是如何在工业化过程中被当做对社会变革的一种参与来塑造和表述的。他的著作是一种知识史(他不久出版的第二本书^①则是一次更直接的辩论,关注的是社团的意义),但这一历史拒绝该领域的抽象传统。虽然威廉斯通过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描述来勾画他的历史,比如布莱克、莫里斯、卡莱尔和米勒,但他关心的是他们如何在社会的和学术的文化建构过程中,把它的复杂性表现出来。威廉斯同样把文化放在核心位置,视为争夺共有概念(我指的是我们或许会用来评估不同生活方式的贵贱与价值的手段)的过程——后来的研究者也许会称之为场所。

尽管过于强调两本书的重要性也许有些愚蠢,有一个办法可以指出为什么它们的出版可以被视为标志着一种新的关注视角的出现,那就是指出它们使用文化的方式如何开启了研究文学及其他文化形式的社会学视角(虽然在那时,它们的社会学视角都非常有限)。尤为突出的是,可以认为它们使大众文化居于所有总体文化叙述的核心。大众文化非但不是被简单地忽视,和/或谴责,和/或蔑视,反而隐蔽地成为有关文化变革的教学大纲中理应提及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它们对大众的处理方法和态度(在这些和/或其后的著作中)在后来没有受到质疑或批判。应该说,虽然两位作者都对一切形式的大众文化深感不安,而且并不赞同后来的著作,认为完全离开了他们对工人阶级团体的关注,但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早先评论界对工人阶级文化产业所持的傲慢和精英主义态度暴露无遗。^②

霍加特和威廉斯的革新的关键是提供了一种社会学视角,认

^① R.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1.

^② 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变革的更清楚的描述,也可见 B. Martin, *A 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